

長白山下多麗人第二部：

烽火春夢 (三)

莊烈

——沒落王孫事堪哀

十三皇像少了一幀

我的傳令兵梁國恩畏罪潛逃，已傳遍全營。

梁國恩十九歲，是三十五年十一月國軍收復綏中時，我在北寧鐵路綏中火車站認識的，那時他在火車站看柵口，因仰慕國軍，便辭掉原來工作，跟着我當傳令兵；因他聰明伶俐，善伺人意，我很喜歡他，誰想他幹出擄人勒索的事來。

晚上，我一個人坐在燈下，正感無聊，忽見門帘拂動，一陣桂花香吹了進來，我起身到了庭院，仰望碧空如洗，一行雁陣銜月南飛，原來秋天到了。蕭瑟秋風，雁陣驚寒，忽忽又是一年，在這一年中，共軍勢力不斷擴張，已由守勢轉為攻勢，國是益發不可爲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偕同隊長張大保，巡視營區畢，便往河堤走去，來到大凌河橋上，艷陽高照，曬在人身上，暖洋洋的，十分舒暢。忽然傳來一片擗衣聲，我順着河邊尋去，只見柳蔭下，坐了一羣村姑在浣衣，手持木杵「咚咚！」的在大石上擗個不停，笑語聲喧，其樂融融。那個名叫瑤兒的少年，也立在樹下，正和一個美麗少婦在

談話。他一瞥見我，便扳起面孔，停嘴不說了。

我知道他是爲了梁國恩的事，對我誤會很深，我淡淡一笑，便走開了。回到居處，想起瑤兒一再對我敵視，心裡便感到不快，於是我換了一套整潔軍便服，準備到後院找主人解釋一番。

過了客廳後門，下了臺階，來到中院，看見一個少女，正和一隻白色哈巴狗，在院中追逐嬉戲，少女一串銀鈴似的笑聲，混合着狗的吠叫聲，鬧成一團，好不熱鬧。及至她看見了我，便停止奔跑，滿面驚訝的望着我；這時我才看清楚她的面孔，和瑤兒長的一般模樣，我心裡想她大概是瑤兒的妹妹了？狗是最善伺人意的動物，看見主人不歡迎我，一下子竄過來，衝着我這狂吠。我正狼狽不堪，忽見不遠處，一棵大樹下，轉出一人來，驚叫道：「快把狗攔住，別咬傷了人！」正是我在河邊看見的那個美麗少婦。那少女聽了，一彎腰把狗抱進懷裡，斥道：「他姓呂，你也咬？」我聽了好生奇怪，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尖，道：「我姓呂，誰告訴妳的？」那少女嘆味一笑，我恍然大悟，知道上當了，「狗咬呂洞賓——我成了牛鼻子老道了。」

無端被人取笑，心有未甘，於是我也想到了報復，向那少女道：「有其主必有其犬，好兇！」

她瞪了我一眼，抱着狗匆匆而去。少婦走過來道：「請問有甚麼貴事？」我道：「我有事想見這裡的主人。」少婦道：「您貴姓？」我道：「姓莊。」她向我上下打量了一番，笑吟吟道：「你就是莊參謀了？」我道：「正是。」她道：「請您在這裡等一會，我去告訴參。」說着去了。

少時，少婦帶着一個中年漢子來了，正是昨天在前院見到的人，少婦趨前介紹道：「參！這就是莊參謀，他說有事要見您。」那漢子道：「我認識，妳進去吧。」我笑道：「不錯，我們昨天已見過了。」少婦道：「參！我去教人準備茶。」說着又向我打量了一番，轉身去了。

主人在前引路，繞過那棵大樹，來到一處粉牆下，迎面是一月洞門，主人拱手道：「請進。」進了月洞門，景色豁然一變，一條長長遊廊，兩旁遍植奇花異草，陣陣花香，翩翩蝶舞，想不到塞外竟有如此美麗的庭園？我道：「如此雅景，足見主人不俗。」主人道：「過獎，過獎，這原是家叔的避暑山莊，家叔很少到這裡來，我祇

是代他看守莊院而已。」出了遊廊，迎面是一大廳，門上懸一巨匾，題着「抱槐堂」三個擘窠大字，廳前有一棵大槐樹，枝葉茂盛，在秋陽照射下，映得廳內盡成翠綠色，我讚道：「曲徑通幽處，草色入簾青，觀止矣！」主人聽了，顯然很高興，道：「參謀如果喜歡，歡迎您常來這裡坐。」我道：「謝謝，祇要您不嫌棄一定來。」進了大廳，見廳內佈置，俱是檀木傢具，古樸肅穆，四面牆上，掛滿了畫像，俱是旗裝打扮，數一數共是十二幀，我心裡想這裡既是肅親王的山莊，牆上掛的一定是清代十三朝的帝王像了。我問主人道：「這牆上畫像，應該是十三幅才是，爲何少了一幅？」主人道：「參謀果然心細，那溥儀畫像未在其內。」我道：「却是爲何？」主人道：「不瞞參謀，滿人雖被驅出關，但我們都是中國人，那溥儀就不同了，受日本人利用，甘爲傀儡，殘害中國同胞，族人恥之。」我道：「你們和溥儀沒有連繫？」主人道：「絕對沒有，家叔在熱河產業原來甚多，但自日本佔領了東北，多被沒收，已大不如前了。」

這時女僕送上蓋碗茶，主人接過揭開蓋子，吹了吹葉子，向我道：「請坐，用茶。」我坐下喝了一口，將茶碗放回桌上，從口袋掏出香煙來，抽出一支，遞過去道：「請吸煙。」主人搖搖手道：「我吸水煙。」說着從桌上取過一隻白銀鑲寶石的水煙袋，用紙媒點燃了，唏哩呼嚕的吸了起來。我道：「我今天是特來向您道歉的；我的傳令兵魯莽，冒犯了您，我已派人緝拿，捉到後一定嚴辦。」主人道：「貴价年紀尚輕，不懂

事，就饒了他吧。」我道：「他竟敢胡作非爲，絕對不饒。」主人道：「貴价和小大年紀差不多，但不知是那裡人氏？」我道：「他十九歲了，不是南方來的；是去年十一月，我經過綏中火車站時，他自願投效國軍，我見他聰明伶俐，便收爲傳令兵，不想他竟如此胡作非爲。」主人道：「都是誤會，解釋明白就算了，其實我那來的甚麼金槍？全是謠言。小大昨天失禮，我已教訓過了，還請您不要記在心上。」

我道：「這也難怪令郎生氣了，現在他人在那裡？何不請出來，大家認識了，以後也好說話。」主人道：「他在書房溫習課業，以後我會教他去見您，當面向您陪罪。」我道：「令郎多大年紀了？讀甚麼學校？」主人道：「已經十八歲了，原在日本讀書，住在家叔家裡，太平洋戰爭發生後，日本民生困苦，就輟學回國了。」我道：「您是說他住在肅親王家裡？肅親王不是死了嗎？」主人道：「不錯，家叔過世很多年了，他和家父是同父異母兄弟，他死後子女都入了日本籍，不怕您見笑，大清國亡後，家叔如喪家之犬，袁世凱逼迫，日本人利誘，才出此下策，也是不得已的事。」我道：「多少興亡事，黃粱一夢中，是是非非都成過去去了。」我已吸完了兩支香煙，見坐得太久，便向主人告辭。

癡癡望著南方天空

主人親自送我出來，出了月洞門，遠遠望見那少婦木然的立在大樹下，癡視着遠處天空，見我們走過，道：「爹！您要出去？」主人道：「

不出去，送參謀，樹下風大，回房去吧。」我道：「她是何人？」主人道：「我的兒媳婦，她丈夫被日本征調到南洋，至今沒有消息，她常在這棵大樹下，痴痴的望着南方。」我道：「他丈夫也入了日本籍了不成？」主人道：「是的，也入日本籍了，我沒有兒子，她丈夫是出嗣過來的，家叔最小的孫子。」

我到黃土坡子已兩天了，不斷派出騎兵，向後方與林惜嬌、閻充等連絡。據報：閻充已率苑九和的騎兵團，與直屬第一、第三隊，由清河門出發了，林惜嬌的部隊還沒有移動跡象。第三天午飯後，我因爲採購部隊糧秣事，到中院去找主人商量，進了月洞門，穿過遊廊，來到「抱槐堂」見門掩着，悄無人聲；我離了「抱槐堂」信步行去，前面是一荷花池，只見池心亭上坐了一人，遠遠望去好像是瑤兒，我悄悄走了過去，看那背影，果然是瑤兒；我放輕脚步，到了橋上，他仍未發覺，看他好像心事重重的樣子，坐在那裡，眼望着池中，動也不動。這瑤兒生得甚是俊秀，着實教人喜歡，我雖然一連碰過他兩次釘子，還是喜歡她。我已到了亭中，立在他身後，只見他走向亭邊欄杆，一探身採下一個蓮蓬，用手掰開，取出一粒蓮子，就往嘴裡送，嚼了嚼，又吐向池中，然後又將蓮子，一粒一粒挖出來，拋向池邊柳樹上，把樹上的鳥兒都驚飛了。我看了覺得甚是好玩，不禁脫口吟道：「待奴戲乘蓮子打，教他飛向柳枝啼。」他驀然回過頭來，驚道：「是你！什麼時候來的？」說着連連用手撫摸胸口，顯然受驚了。我見他手上戴了一枚紅寶石戒

指，這是女人的飾物，真是娘娘腔。我道：「來了有一會了，對不起，使你受驚了。」他道：「不聲不響的，嚇人一跳。」接着又道：「你剛才唸的甚麼『待奴戲棄蓮子打』？我記得是『待奴戲棄紅豆打』。」我笑問：「唸錯了？」他道：「當然唸錯了。」我道：「你明明拋的是蓮子嗎，如果唸錯了，你不是奴。」他聽了，粉面上立刻飛起紅雲，我看了好不開心，我終於扳回一次面子，誰教他一再給我難堪來着。

我道：「昨天我看到你妹妹了，你們二人長得像極了。」他道：「我妹妹？」我道：「是啊，她還嫉使狗咬我，好調皮的姑娘。」他道：「是，是，我是有一個妹妹。」我道：「昨天你父親和我說：教你向我陪罪，其實我應該向你陪罪才是。」他道：「爲甚麼？」我道：「我的傳令兵粗暴，打了你父親。」他道：「聽說他人跑了，你打算怎樣？」我道：「抓到後軍法從事，否則你還認爲我縱兵殃民呢。」他道：「這要治甚麼罪？」我道：「這可沒有一定，說輕就輕，說重就重。」他道：「該不會殺頭吧？」我道：「沒準。」他道：「多可怕，饒了他吧。」我道：「你替他講情？這樣好了，抓到後，請你親自動手，打他一頓屁股消消氣如何？」他道：「我才不會動手打人呢；你傳令兵跑了，誰伺候你？」我道：「沒有人呀，你來當我的傳令兵如何？」他聽了臉又紅了，生氣道：「我還要人伺候呢。」

我道：「好啊，我正不想當兵了，退下來到府上伺候你大少爺可以嗎？」他面色一凜道：「

我不和你開玩笑。」我道：「我不是開玩笑，打我第一眼看見你，我就喜歡上你了，我們作個朋友好不好？」他聽了臉又紅了，道：「我沒有交過朋友，我不想交朋友。」這瑤兒是怎麼了？和我談話，一連紅了三次臉？我道：「你父親呢，爲何不見？」他道：「到荒原上收租子去了。」說完轉身就走。我道：「慢着，連日無聊，想到府上借幾本書消遣。」他道：「你想看甚麼書？」我道：「我讀書少，學識淺，高深的書看不懂，不過小說一類，消磨時間而已。」他道：「那一類小說？」我道：「紅樓夢、兒女英雄傳有嗎？」他聽了頓時笑隨顏開，連道：「有，有，我去拿給你。」我知道瑤兒是旗人，這兩部書恰好都是旗人的大著作，人都有虛榮心，瑤兒何能例外，我爲了迎合他的心理，所以單挑這兩部書，這一招果然奏效，瑤兒立刻對我產生了好感。

妙齡少婦悄悄留情

他道：「你到我書房來。」我跟他出了亭子，繞過荷花池，來到一處小院，矮牆低扉，推門進去，是一排青色瓦房，窗外種了芭蕉，牆邊幾棵梧桐，無花香鳥語，無蜂飛蝶舞，果然是一處清淨讀書的好地方。進了屋子，瑤兒教我在明間椅子上坐了等着，左右是兩個暗間，他走進右間，取出兩帙線裝書，交到我手上道：「這是紅樓夢、兒女英雄傳，你拿去看吧。」正在此時，忽見左間走出一位麗人，身穿陰丹士林布旗袍，平底白緞綉花鞋，薄施脂粉，淡掃蛾眉，淡雅中透着俏麗，正是主人的兒媳婦。她向我二人盈盈一

笑，便邁步出了書房，到了院外，回首向瑤兒招手，示意他出去。瑤兒到了她跟前，她笑着和瑤兒咬耳朵說了幾句悄悄話，忽見瑤兒面上一紅，用力在她鞋上踹了一腳，那少婦哎喲！叫了一聲，蹲下身去，撫着腳連連呼痛。瑤兒非但不知憐惜，反忿忿的回到屋裡；我見那少婦雪白的鞋面上，髒了一大片，她非但不生氣，反笑着走了。我接過紅樓夢，打開布套，共是八卷，連史紙石印，還有繪圖。我道：「我讀小學時看紅樓夢，匆匆十幾年過去了，當時會流了不少眼淚，晚上不睡覺，躺在床上也看，『警幻仙曲』『好了歌』『葬花詞』都背熟了。」瑤兒道：「我也是，一樣，看迷了，連飯也忘記吃，有時枕頭都哭濕了。」我取笑道：「你和賈寶玉一樣，也是個多情種子了？」他聽了面上一紅，沒有說話。我道：「賈寶玉艷福不淺，翠繞珠圍，我若當一天賈寶玉，就是死了也甘心。不過紅樓夢是一部小說，多屬虛構，說曹雪芹就是賈寶玉的影子，也還信得過去；若說曹雪芹是江寧織造曹寅的後人，鬼才相信。又有人說曹雪芹窮困潦倒，淪爲擊柝更夫，更是望風捕影。試問這樣一部文學巨構，沒有良好生活環境，那裡能够寫得出來？那時又沒有圖書館，如果家裡沒有豐富藏書，資料到那裡去找？」瑤兒道：「紅樓夢第一回，也說：曹雪芹於悼紅軒披閱十載，增刪五次。」我道：「偏偏有許多人，爲紅樓夢走火入魔，如胡適搞考證，蔡元培搞索隱，俞平伯畢生鑽研，以『紅學家』自居，真是可笑。」瑤兒道：「胡適有讀書人骨氣，不失爲一狷介之士。」我道：「胡適矯情

自飾，標新立異。」瑤兒道：「記得抗戰前，胡適在美國發表一篇文章：『知難行亦不易』結果觸怒國民政府，下令通緝他。」我道：「知難行易」是國父創的學說，他唱反調，當然要通緝他了。」瑤兒不服道：「孫先生說的話，都是金科玉律？明明是『知之非艱，行之維艱』。」我道：「他是一代偉人，我無法同意你的謬論。」

瑤姑竟是川島芳子

瑤兒道：「有一件事想向你討教。」說着他立起身來，向我招招手，向右間走去，我跟着進去，見三面牆壁書架上都放滿了書，只窗前一面空着，放了桌椅。瑤兒走到書架前，一陣亂翻，我見桌上放了一幀彩色戲裝照片，用銀框鑲着，好像是京劇『羣英會』裡的周瑜，一手挽着錦雉翎，意氣飛揚，像絕了瑤兒。我指着照片道：「這是你嗎？」瑤兒道：「是我姑姑。」少時，瑤兒找出一本『孫文傳』，打開翻到一頁，推向我道：「請你看。」我見上面寫着：「中華民國元年二月十三日孫大總統向『臨時參議院』辭職，並薦袁自代，親率文武祭『明陵』曰：『武昌首義，虜廷震懼，奉效大柄，還我國人。』」瑤兒道：「南北朝時，南人稱北人『北狄』『索虜』，北人稱南人『島夷』，後世譏之，想不到這『虜』字，載於孫先生文告。」我道：「執筆者容或失察，其奈時代背景不同，自不能苛責。」瑤兒道：「東北疆域，自有史以來，或扶餘、或遼、或金、或元、或清，朝代遞嬗，都成歷史，民國肇造，五族共和，狹隘民族觀念仍然存在，殊令人

失望，說甚麼『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。』甚麼『異族統治。』都是野心政治家的諛動言論，中國，是中國人的中國，漢滿蒙回藏都有資格參與。」我爲之語塞。

瑤兒又道：「清人入關，備受漢人歧視排斥，但清朝十代帝王，沒有一個是昏君，清朝推翻，革命成功了，又給人民帶來了甚麼？兵連禍結，民不聊生。」我道：「如果沒有共產黨作亂，情形就不同了。」瑤兒道：「物必自腐，而後蟲生，接收人員『五子登科』，國軍花天酒地：『瑤兒辭鋒犀利咄咄逼人，再說下去，必會引起不快，我連忙阻止道：『請你不要忘記了我是客人。』瑤兒道：『成則爲王，敗則賊。』他指着桌上那幀照片繼續道：『譬如我姑姑川島芳子，被指爲叛國，頭號間諜，但日本著名評論家上坂冬子，經過多方搜證調查，說：『川島芳子是陽性女人，想利用日本恢復滿清政府，她不像東京玫瑰，純爲日本軍閥所利用。』揆諸我姑姑一生所作所爲，她爲了恢復滿清，到處奔走，擊割連絡，就曾來過黃土坂子兩次，又曾遠嫁蒙古獨立運動領袖的兒子，企圖獲得外蒙援助，惜未成功。』

我聽了駭然，原來川島芳子就是瑤兒的姑姑，怪不得他對我我不友善，想起川島芳子勾結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，殘殺反滿抗日份子，阻礙中國抗戰工作等罪行，不禁怒髮衝冠，一下子便對瑤兒起了反感，再也待不下去了。於是我向瑤兒告辭，瑤兒也不挽留。

我剛邁出房門，幾乎和一個人撞在一起，原

來是主人的兒媳婦，手上托了個茶盤子，送茶來了；見我走了，問道：「爲甚麼走了？請用茶。」瑤兒在房內叫道：「讓他走！」這天晚上，我睡在床上，輾轉反側，徹夜難眠，想起連日的遭遇太離奇了；原來清亡後，肅親王勾結日本浪人川島浪速，謁動內蒙古獨立，企圖幫助滿清復國，除熱河南部卡拉丁部族王爺外，北部十一部族王爺，在肅親王之謁動下，亦羣起響應，肅親王以礦山作抵押，日本允予借款十五萬元助之，後雖遭挫敗，肅親王與蒙古諸王爺仍不死心。迨肅親王受川島浪速保護，由天津到了滿洲，繼續策動滿蒙獨立，肅親王更以土地作擔保，由日本大倉洋行借款一百萬元，並提供武器援助。起事日期，亦已決定，但日本駐安東領事吉田茂鑑於成功機會不大，力表反對，事遂寢。

滿蒙獨立計劃失敗後，肅親王乃逃亡日本，依附川島浪速，其女金璧輝成爲川島浪速養女，更名川島芳子，川島芳子承襲乃父遺志，繼續利用日本，企圖恢復滿清。肅親王子女甚多，下場不明，川島芳子在中國興風作浪，作惡多端，最後落得一槍斃命，悲慘下場。後僅知大陸變色後，川島芳子的妹妹川島廉子，曾到北平住了一段時期，又回日本去了；沒落王孫，天涯飄泊。以上是肅親王勾結日本，策動滿清復國一段歷史，因此瑤兒說川島芳子曾到過黃土坂子兩次，事屬可信。

迎戰四面圍攻八路

我方朦朧睡去，忽聽遠處砰砰！傳來兩聲槍

響，「有警了！」我驚呼一聲，披衣坐起。接着又是幾聲槍響，我下床把掛在牆上的「湯姆森」衝鋒槍取下來，打開保險機，提着來到庭院，見天色灰濛濛的快亮了，既然發生情況，為何不見有人前來報告？我是否要親自到外面察看一番呢？正躊躇間，忽聽咚咚！撞門聲甚急。這時房主人家上下人都都驚醒了，一齊擁到前院，個個驚慌滿面，唧唧喳喳的議論紛紛。我隔着門大聲問道：「是誰？」外面答：「張大保，參謀快開門。」我過去開了大門，見張大保手裡握着一大鏡面「匣子槍，氣喘呼呼的道：「參謀！八路軍攻過來了。」我道：「現在情況怎樣？」張大保道：「我們被包圍了，四面都是八路軍。」我道：「情況緊急，你快去吧，要守住了，不能讓敵人攻進屯子裡來，閻司令已從清河門出發了，一兩天就到了。」張大保道：「參謀！您呢？」我道：「我也和你一齊出去，到各處指揮督戰。」張大保阻止道：「參謀不可離開，就留在這裡坐鎮指揮；有任何情況，我會派人來向您報告請示。」我道：「就這樣決定，你要隨時把戰況向我來報告；我們祇要能守住兩天，閻司令兵到了，內外夾擊，就有希望把敵人打垮了。」正說着，外面槍聲又起了，越來越密集，像爆竹一般，還夾雜着輕機槍聲。張大保道：「我去了。」我道：「這挺衝鋒槍你也帶去，留在我這裡無用。」我把槍遞過去，張大保接下，匆匆去了。

天亮了，槍聲終於停止了，遠處傳來犬吠聲，林間升起裊裊炊煙，紅紅的太陽，懸在東方天空，一切又恢復了平靜，好像根本沒有發生過戰事。張大保又來了，他道：「八路軍已把屯子圍團圍住了，看樣子是想把我們困死在這裡。」我道：「這是敵人利用拂曉試探性攻擊，晚上還會再來一次夜襲，現在我和你到堤上去看看。」我和張大保來到堤上，用望遠鏡望去，果見敵人在河邊構築工事。我道：「據我研判，敵人晚上攻勢一定很猛烈，千萬要小心。」我們沿着河堤走下去，到了一處地方，堤外河水很淺，涉水可過，河堤坡度很低，我來往勘察了幾次，便下了決定。向張大保道：「張隊長！你看此處地形，是防守上一大弱點，敵人會選擇這裡進攻，我要好好加以利用。」我向他解釋：「這裡是屯子裡人汲水通道，進了堤就是一條巷子，你趕快去準備拒馬和鹿砦，將巷子內出口封閉，限於天黑之前，部署完畢；如果準備不及，可將橋上拒馬搬一部份過來。」我又指着巷中兩處較高建築物道：「這兩挺機槍來架在屋頂上，夜裡敵人攻來時，機槍不要射擊，祇用步槍誘敵人進入陷阱，等到敵人完全進入死巷，兩挺輕機槍用交叉火網，一齊射擊，如此敵人前進不能，後退也來不及了，我們只等彈中捉贖了。」原來這黃土墩子，除了四周有大凌河環繞外，又有一條用黃土築成的防波堤，形成一道天然屏障，易守不易攻，屯子裡的人進出，只有河上一條石橋。我來時，已命令隊長張大保，派兵在橋頭駐守，並設下拒馬，晚上軍民人等，一律禁止通行。

池邊樹下落葉片片

我巡視防務畢，回到居處，想起屯子已被共軍包圍，戰事迫在眉睫，應去通知房主人知道，作應變措施。於是我向「抱槐堂」走去，一路上未遇見任何人；繞過荷花池，迤邐來到瑤兒讀書的院外，但見院門深掩，闕無人聲。我正欲離去，忽聽後面有脚步聲傳來，我轉過頭去，見是房主人的兒媳婦，正姍姍而來。我道：「我有事想見你家主人。」少婦道：「我爹到荒上收租去了，還沒有回來，一定被阻在外面了，昨天夜裡，槍聲好緊，嚇死人了。」我道：「對不起，讓你們受驚了，我現在就是來找你們告知此事的。」她道：「打仗了？」我道：「是的，打仗了。」她道：「屯子有沒有危險？你們會不會打贏？」我道：「我們一定會打贏，因為我們還有援兵，就要開到了。」她道：「那太好了，還有別的事嗎？」我道：「我就是爲了此事，來告訴你們的，軍隊打仗，不干老百姓的事，不要怕。既然主人不在，我回去了。」

她道：「晚天瑤兒對您不禮貌，請您不要放在心上，他年紀還小，祇有十八歲而已。」我道：「是我不好，先惹惱了他，他人現在那裡，我想向他道歉。」她指着小院書房道：「喏，在那裡面，暫時不要理他，正在鬧情緒呢，過一陣子就好了。」我道：「他脾氣很大是嗎？昨天我看見他踹了你一脚。」她笑着點點頭，看了一下自己的脚。接着又道：「我是嫂子，應該護着他一點，我們兩人年紀差不多，感情一向很要好，不要緊的。」

我道：「你們家院子很大，你住在那裡？」她道：「您問怎的？」我道：「妳住的地方，一

定很講究是嗎？」她向我上下打量了一番，笑道：「就在『抱槐堂』後面。」說着逕自走去，見我停在那裡，又道：「來呀。」我跟着她，轉過「抱槐堂」，果見又是一層院子，左右是兩排精緻房舍，庭中有一水池，池中養了各色金魚。塞外初秋，寒意已濃，池邊樹上，落葉片片，飄浮水面，煞是有趣。我在池邊石凳上坐了，目盯着池中游魚，嘆道：「我多麼希望是池中游魚，無憂無慮，悠哉游哉。」少婦站在一旁，看着我呆呆的樣子，微笑不語。我忽然醒悟，笑道：「你住那一棟房子？」她用手向西邊一指，道：「那兒。」我順着她指的方向望去，一排青磚瓦房，簷前花木扶疏，景物怡人。

少婦道：「那窗前有太湖石的，是瑤兒住的，我住在他旁邊那間。」我點點頭嘆道：「多美麗的環境，住在這裡的人，都成神仙了！」她道

：「這兒不方便招待您，趕明個您到『抱槐堂』或瑤兒的書房，我再沏茶奉教您好嗎？」我道：「謝謝。」正說着，忽見瑤兒走來，少婦迎着笑道：「說曹操，曹操就到，莊參謀為昨兒個的事，特來找你道歉呢。」瑤兒撇着嘴不說話，少婦看着急了，笑道：「都是誤會，人家是客，你說話呀！」我看了甚是尷尬，立起身來道：「我走了。」方走出數步，聽瑤兒道：「站住。」我道：「有甚麼指教？」瑤兒道：「你借的紅樓夢，兒女英雄傳為甚麼不拿去？」我笑道：「我正是來找你拿書的呢。」我指着少婦：「路上遇見了她。」於是我和瑤兒併肩來到書房，瑤兒把書拿給我，我見他面上冷冷的，不甚慫恿，不好停留，便告辭回到前院。

沒落王孫此恨綿綿

因為晚上可能發生戰事，隊長張大保來了兩次，向我請示機宜，晚上，我睡不着，便坐在燈下，展開兒女英雄傳閱讀，看到何玉鳳之俠骨柔情，安龍煤之風流倜儻，不勝嚮往。但看到何玉鳳拜將點兵，又不禁啞然失笑，作者蹈常襲故，不脫窠臼，是全書一大敗筆。看書累了，步出庭院，仰望星月皎潔，明河在天，我手按腰間佩槍，月下徘徊，思潮起伏，不能自己。

浪淘盡，千古風流人物，清兵入關，兩百六十八年，十代帝王，赫赫勳業，安在哉？袁世凱逼宮，隆裕皇后揮淚辭廟，肅親王勾結日本浪人川島浪速，率領王妃家族六十餘人，逃出北京，猶圖掙扎復國，終於失敗，亡命日本。川島芳子承襲乃父遺志，繼續奮鬥，最後以叛國罪名，伏屍法場。想不到我在這塞外荒漠，巧遇肅親王後裔，沒落王孫事堪哀矣。（未完待續）

戴故教授運動九秩誕辰紀念學術演講會

講題：九十年來物理學之進展和其影響

主講人：沈君山教授（清大理學院長）

主持人：虞兆中教授（前臺灣大學校長）

時間：民國七十七年一月九日（星期六）下午二時至四時

地點：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臺大校總區學生活動中心

歡迎各界人士屆時蒞臨聽講

財團法人戴運軌學術基金會主辦